

论玄奥智慧与诗性感知

桑 大 鹏

(三峡学院人文学院,湖北宜昌 434000)

[作者简介] 桑大鹏(1968-),男,湖北公安人,三峡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摘 要] 从维柯《新科学》的中心概念“诗性智慧”出发,提出“玄奥智慧”的概念,并探讨了玄奥智慧与诗性感知的关系,指出人类正是因为具备了玄奥智慧,才体悟到了创造对象与自我的自由与无限感。

[关键词] 诗性智慧;玄奥智慧;诗性感知

[中图分类号] J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2-0256-05

意大利历史学家、法学家、语言学家杨姆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在其巨著《新科学》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诗性智慧。整个“新科学”的建构都是以发现“诗性智慧”为前提的。按照维柯的理解,“诗性智慧”是处于人类历史前夜的原始野蛮人所特有的一种智力功能。这些原始野蛮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1](第181—182页),“他们生来就对各种事物无知”^[1](第181—182页),同时对陌生的事物倍感新奇。在这种新奇感的刺激下,“凭完全是肉体方面的想象力,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因为能凭想象来创造,他们就叫做‘诗人’,‘诗人’在希腊文里就是‘创造者’”^[1](第181—182页)。那么,“诗”就是“创造”的意思,“诗性智慧”就是一种“创造的智慧”。维柯通过研究处于人类童年时期的原始野蛮人那种袒露无遗,毫无遮掩的心智,揭示了人类普遍共有的精神本质:创造。

《新科学》的精髓在于维柯明确果断的眼力,维柯看到,如果正确地评价所谓的“原始人”,就会发现,他对世界的反应不是幼稚无知和野蛮的,而是本能地、独特地“富有诗意的”,他生来就有“诗性的智慧”,指导他如何对周围的环境作出反应,并且把这些反应变为隐喻、象征和神话等“形而上学”的形式。

一、玄奥智慧的提出

维柯接受古埃及人的说法,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3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3个时代的依次展开以政体的变更为标志,人类自有史以来依次经历了如下政体:一,以家族父主为统治者的神的政体,在这个政体中,家族父主以“神”的名义对家人或家奴施行统治,人们相信一切事物都由天神来发号施令;二,以英雄酋长等贵族阶层为统治者的贵族政体,贵族们以“奉天承运”的名义对平民施行统治,贵族就是公众议会中的武装祭司们,他们自认为来源于神,生来就有高贵的优越性,必须享受一切特权,而平民们被认为来源于野兽,只准享受生命和自然的自由。三,以全体或大多数武装的城市民众为主体的民主自由政体,他们以“人性平等”的名义共商国是,构成一个个城邦国家。四,以专制君主为统治者的君主独裁政体,君主以“造福苍生,统合秩序”的名义主宰国是,同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维柯认为,3个时代、4种政体全是诗性智慧运演的结果。随着历史的烟云匆匆卷过,于人类文化的幻变无方中恒呈其不动本色的就只有人性本具的那种永无休止的创造性的精神能力:诗性智慧。

诗性智慧的创造性运演导致了历史的流变,而

在每一个历史阶段,诗性智慧本身也显现出发展的特色。在远古人类身上,诗性智慧以感性冲动为主体,理性尚处于蛰伏状态。这一时期,神学诗人们出于生存的孤弱和恐惧感,用极为强烈活跃的想象力去“构想”从未在他们面前现形的“天神”,把天神想象成体格高大,性情狂暴而神威无比的酋长,通过以己度物的隐喻方式进行“想象的创造”是童年的人类不假思索、发乎本然的创造方式。他们所“构想”的神当然也不全是人类的模样,也有长着双翅(维纳斯),或者人首蛇身(女娲),或者三眼独足(《山海经》中的诸多精怪)等。把人予以变形或与其他动物特征结合,形形色色,千奇百怪,但都没有超越“推己喻物”的基本原则。总之,他们必须把诸神置于自己心灵的理解范围之内,置于自己的想象能够容纳的结构之中。唯有这样,他们才能与这个诸神环绕的世界沟通,才能最终认知诸神。所以,想象的过程就是为诸神赋形的过程,为诸神赋予一种人类自己可以理解的形式样态的过程。一切原始神话所表现的都是人类这种不可思议的精神能力——把一种令人满意的,可以理解的、人化的形式强加于某种经验。这种形式是从人的心灵本身产生的,它成了心灵视之为“自然的”、“既定的”,或“真实的”那个世界的形式,这就确立了真实——事实原则:人认识到真实的与人为地造成的东西是同一回事。“当人感知世界时,他并不知道他感知的是强加给世界的他自己的思想形式。存在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它在那种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2](第3页)那么诸神从根本上讲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这个到处充满神灵的世界不过是人类自己的投影而已,是人自己构设的一个隐喻世界、象征世界,它所指射和隐喻的只能是人类自身。

在这个充满神意的象征世界中,人类建立了具有象征意味的各种社会制度。政体、法律、习俗都作为一种物化的象征体系而存在,指向那个统一的意义——神。语言在表达神,巫术在描绘神,艺术在证实着神,人类就在这种象征结构中安身立命,寻求种种肉体欲望的满足,同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索求知,获得身心两方面的全面发展——这是人类潜在的、固有的、永恒的本能,以此指向生命的终极目的——追求幸福,达到彻底而圆满的自我实现。

当诗性智慧出于对天神的恐惧开始收摄自己狂野的感性之流而创造了神的政体时,神的政体所阐释的法律、习俗和价值观又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洗脑机制规约着人、“构造”着人,即作为一种持续构造的力量开始构造诗性智慧,在诗性智慧中培养一种虔

敬、忠诚,审慎等理性因素。本来处于混沌沉冥物我不分状态的诗性智慧就渐渐具备了区别物我的比较意识,具备了辨别神之为神、我之为我的对象意识。于是,混沌转向澄清,理性开始萌芽。

初具理性的奴隶们(家族父系统治的家人们)发现父主们以神的名义专权乱政,便与父主们展开激烈而英勇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自由平等的权利,而把历史推进到了英雄时代。在英雄时代,理性继续增长,人们渐渐觉悟到人性是平等的,便向英雄酋长们要求更多的权利,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政权终于落到平民手中,建立了民众政权(雅典民主时代可作范例)。随着历史的发展,理性渐渐异化成诡诈,修辞术与雄辩术都只为极端狭隘的个人利益服务。是非颠倒,纲纪废弛,民主精神异化成无政府主义。混乱的社会急需一位强人出来统合秩序,独裁君主应运而生,建立了君主专制政体,历史进入人的时代。因此完全可以说,是诗性智慧中理性因素的增长推动了以政体的变更为标志的历史的演进,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诗性智慧的物化与展开。诗性智慧与流变的社会组织互相作用,最后让具有平等的理性意识的人从这种历史之流中涌生出来。人不仅创造了历史,还创造了自身。

诗性智慧中的感性因素必须抓住某种物化形式才能实现其创造本性。它存在着一种对经验及其对象的物态化要求,倾向于使无形之物变成可感的,即倾向于具象化、物化。当有某种现实的物化形式存在着时,感性就方便地依托此物而显现。如果没有它所需要的现实之物,感性就自身变现出来,给诗性智慧的创造本性提供演现的场所。作为以政权的变更,政体的演进为标志的人类的整部历史都体现了诗性智慧的这种固有特征。神、法律、等级秩序、政权政体等等都是诗性智慧的物化成果,是感性的直接显现,而这一切物化形式的流变便形成了人类的所谓“历史”。因此,笔者把诗性智慧中这种因固有的物化倾向而创造历史的功能称为“历史智慧”。

诗性智慧中的理性因素体现为一种返观自照,审视与超越的特征。在生命的发轫之初,诗性智慧全然显现为一种感性冲动,理性尚处于沉睡状态,人类为物所羁,为情所累,人性显得粗野,愚黯而稚拙。文化与物质的自然处于神秘互渗之中,艺术充满绚丽的感性光辉。随着具有返观自照特征的理性的增长,主体在创造过程中发现随着生命意志的流变而千幻并作的奇景,并最终觉悟到是生命意志本身的奇异显现,创造由此具有了无穷的美感并由被动转为主动。诗性智慧的创造历程便流露出愈来愈强的自觉

性。因此而确立了生命的终极目的:追求无限的自由与幸福,并将这一目的渗透于诗性智慧每一刹那的创造,体现为对无穷无尽的创造过程的体认。换言之,在诗性智慧的每一刹那的创造中,都同时伴有理性对这一创造本身的体验与认证。正是在这种体认中,人类才发现了生命本具的无限性,发现了自身所本具的认识和创造万有,把自我不断地导向完美与卓越的神奇功能,并因这种发现而生发出深长的欢悦与持久的幸福感。这种欢悦与幸福感是如此难以言传,因而只能归之于生命的玄奥与神秘。诗性智慧之体认自身的流变创造历程就是体认生命的这种玄奥与神秘。笔者把诗性智慧的这一功能层面称为“玄奥智慧”。人类的全部生活——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都只是因为有了这一层玄奥智慧才显现出价值和意义。现实生活的全部动机都是为了奔向生命的自由与幸福,历史也因这一目标的指引而滚滚向前。

如此,诗性智慧就分两个层面:历史智慧与玄奥智慧。由诗性智慧中感性之不断物化的倾向形成了历史智慧,由理性之不断超越的倾向形成了玄奥智慧。这两者统一于诗性智慧中而不可分割,并互相发挥,相摩相荡,以此推动诗性智慧自我嬗变,自我更新。理性只有借助物化的形式结构才能实现其返照觉知与超越的功用,而当感性不断地趋向物化而形成政体、法律、社会结构以及形形色色的艺术文本时,唯有理性的返照觉知功能才能发现这些形式结构的隐喻与象征意义,同时又因理性的超越功能而使诗性智慧从物化的趋向中不断超拔出来而不至于成为死寂的纯物,维持了诗性智慧嬗变更新的活力,造成一种诗性智慧所特有的“幻影真实”。

在艺术创造领域,历史智慧体现为创造具有“结构”意味的文本,历史智慧的物化倾向即物化成文本,在形形色色的艺术文本中,不管它们的载体为何,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历时性的形式结构。这种形式结构既是感性冲动的内核,又是历史智慧创造历史与艺术的精神之源。它在神话、语言、艺术、道德、风俗习惯中反复出现,使不同的人类种族在彼此隔绝的地域之中创造的文明都具有共同的精神本质,形形色色的艺术文本就集中而凝炼的具体而微的体现了这种形式结构。

文本是主体创造的,在创造过程中主体赋予文本以生命,使文本具备了一种精神性,永恒的朝向主体。它虽然显现为一个物化的封闭的“语码”,但本质上永远是一个等待阅读、等待“解码”的精神系统。具备一种指向历史与生命意义的隐喻与象征功能,因

而艺术文本的形式永远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艺术文本之所以有意义,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圆满的自我建构闪烁着诗性智慧的创造灵光,还因为文本及其内容信息联系着一个神奇的“意义域”,一个由文本的隐喻与象征功能构设出的具有无穷意义而神妙莫测的“语境”。而最重要的,是存在着对此文本的隐喻与象征意义进行发现与体认的富于玄奥智慧的人,即文本指向历史与生命意义的意图之被发现还需玄奥智慧的到场才能完成。如此,我们有必要谈谈玄奥智慧与诗性感知的的问题。

二、诗性感知:走向无限

我们已知,当历史智慧无限地趋向物化乃至于几乎在在不守自性而成为死寂的纯物时,与之俱起的又有一种力量从这种物化的势用中超拔出来,维持诗性智慧创造过程中的整体平衡,这种力量就是玄奥智慧。玄奥智慧与历史智慧在诗性智慧的运作中同时并作,不隔刹那,作为对历史智慧的否定。玄奥智慧的特点就是觉知、返照、超越、向上。既观照创造的对象,又观照创造的主体,最后还观照创造本身。它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体认本体所本具的那种不可思议不可言喻的自由与无限感,使主体因这种体认而逃出各种拘役与羁绊,烦恼与痛苦涣然冰释,爽然若失,从而获得极大的欢悦、安宁与幸福,达到真正的自在自为,实现生命的终极目的。只有在诗意的感知与体认中,玄奥智慧的本质特征才得以发露和彰显,而在绝对多数的时候都表现为对对象——历史智慧的物化成果的审视,而审视总是理性的,所以玄奥智慧往往现出一种理性意味——须辨明的是,这里的“理性”是相对于历史智慧的激情,就感性成分而言的,是一种宁静、洞达、明觉之性。它又不同于以逻辑推理为主的理智,理智属于科学思维的范畴。

玄奥智慧面对的是已经符号化的文本,正在创造文本的主体和正在创造的过程。

文本既然是一个永恒朝向主体的精神系统,那么它的意义域天生就是向玄奥智慧开放的。玄奥智慧之感知符号化的文本就是感知文本隐喻与象征着的一切。

文本都是历时性的,随着文本在玄奥智慧的观照之下历时性地展开,构成文本的语码(要素、语词、音声等)也就次第涌现出来,每一个语码都是以隐喻与其相关语码的方式独立出现于文本中的,它的背后还有一大群语码在给予烘托与说明,构成语码存在的共时性。同时,呈现出的语码又与文本中其余的

语码处于交错互生的关系之中。这样构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意义之网,一个互指互喻的意义世界,在文本的隐喻陈述中,一种事物既作为自身存在而又为某种不同的东西而存在,平凡的日常的事物通过这种充满意义的关联,通过与其他存在的关联而成为神秘非凡的了。玄奥智慧一面感知到文本意义的历时性展开,一面又觉察到意义的共时性生成,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交叉形成一种巨大的意义张力,激发了玄奥智慧的惊愕与凝神注视,从而在意义的幻影层叠之中体认到一种神驰意动的欣悦与快适。

由于主体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伦理的、审美的存在,在玄奥智慧对文本的感知中,就使文本的色彩、光线、声音、语词、形体动作等都具备了一种远远超越于它们本身的意义而指向历史、社会、伦理、审美的意义域。海德格尔对凡·高的名画《鞋》的欣赏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是一双农妇的鞋,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者步履的艰辛。这硬梆梆、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寒风陡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垅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皮制农鞋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的谷物的宁静的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的田野里朦胧的冬眠。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些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这器具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存……夜阑人静,农妇在滞重而又健康的疲惫中脱下它;朝霞初泛,她又把手伸向它,……这器具把农妇置入大地的无声的召唤之中,凭借可靠性,农妇才把握了她的世界。世界和大地为她而存在,为伴随着她的存在方式的一切而存在。”^[3](第17—18页)

通过对这幅油画《鞋》的欣赏,海氏发现了这双“鞋”所联系到的一切:农妇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农妇与土地的关系等等。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双“鞋”作为一种有意味的符号,它的意义决不止于自身,而是指向整个人类的生存方式与生存境况,与人类,与土地的一切相联系。它是一种文化的符码,与文化的人相通,指向人的精神世界。冷静地观察海氏对这幅油画的欣赏,我们可以发现玄奥智

慧玩弄着隐喻与象征的把戏使这一文本至少显现出了4层意义:(一)历史的,表现于对时间和历时性过程的关注:“寒风陡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垅上(的步履)”“暮色降临,这双鞋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使个人的步履与人类历史的“步履”悠然会通,建立起了个体生命与人类历史的象征关联。(二)社会的,表现于对各种共时性关系的关注:“凭借可靠性,农妇才把握了她的世界。世界和大地为她而存在,为伴随着她的存在方式的一切而存在”。则农妇与世界,与大地的共时性关系便隐然喻指了人类的生存境况。(三)伦理的,表现于这鞋具激发人不由自主地生起一种悲悯与同情之心:“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些战胜了贫困的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这种悲悯与同情无疑在隐然地诠释着一种人类共同认可的伦理:人们所追求的应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亲和而不是悖逆。(四)审美的,表现于对鞋具形式特征的关注以及由此引发的自由想象:“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者步履的艰辛。这硬梆梆,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寒风陡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垅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的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的田野里朦胧的冬眠”。使这“鞋”具备了一种引人神驰意动的魅力。玄奥智慧就是这样背负着一个历史的、社会的、伦理的、审美的主体来“解读”这双“鞋”的,并且发现了“鞋”的历史、社会、伦理、审美的多重意义,通过文本的象征之路,由有限的文本跃入无限的意义世界中。

玄奥智慧不仅观照着创造的对象,还观照着创造的主体。当玄奥智慧在文本中发现伦理与审美的意义时,也就是在发现主体自身。聆听由二胡、古筝、箫等合奏的《江河水》有历练的听众可以感到一条河流从天际走来,从太古走来;冲破迷雾、蜿蜒于高原之上;跌入深壑,奔腾于峡谷之中;在原野上九转十折,浩浩汤汤;然后雍容大度地流入大海。在音符时而忧伤、时而激越、时而冲和的暗示之中,主体可以“发现”音乐的整个象征意图:这是一条人类的历史之流,个体的生命之流,灵魂的坎坷之流和美的生成之流。试想,如果主体不具备厚重的历史感,他能体验到音乐的历史底蕴吗?如果他未尝生命的艰辛,经历人生的大悲大喜,他能承认音乐是对生命历程的表述吗?如果他没有体验过灵魂的是非交锋,善恶相夺,他能发现音乐的伦理意蕴吗?如果他从来没有被美陶醉过,他能体认到音乐的激越与冲和吗?所

以,他在文本中发现的全部意义,都是他自己的“意义”,解读文本,就是解读自身。而文本,只是为主体提供了一条通向他自身的无限的通道而已。月映千江,而景备万殊——文本一旦出世,就与世世代代的读者共思共游,沉影于每个众生的心海,照出了人性的万颜千态。主体的精神世界愈是富有,他在文本中发现的意义也就愈是丰厚,文本的历时性展开,只是为主体展开自我提供了一种机缘而已。随着文本的象征之路指向无限,主体也随之流入“我”的无限之中——当漫漫“江河”最后浩浩汤汤地涌过芸芸众生的头顶时,主体也似乎冥合了造物的博大与安宁。

玄奥智慧不仅在文本中反观自身,还在诗性智慧创造的当下反观自身。当历史智慧赋予物以意义时,玄奥智慧也就同时察知了物的本身的特性,而把物的特性与历史智慧的赋义功能统一起来,达到主客互渗,物我合一,死寂的物于是具备了“生命”。

物的特征千差万别,玄奥智慧一面在认知与肯定物的分殊时,一面又不改其灵明洞达的本色,结果是“一本散为万殊,万殊还归一本”,“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在创造的过程中,随着物的差别性的展开,主体各各分流到物的差别性中,但由于玄奥智慧的灵明洞彻的静观,无穷的差别性又回流到玄奥智慧的明光之内,玄奥智慧因此在万象森罗中发现了自我的无穷变相,整个宇宙乃至每一粒微尘无处不是“我”的化身,“我”的栖居之处。由于“我”的无处不在,宇宙因此迷失了大小之殊,久暂之别,微尘含刹海,芥子纳须弥。

一粒沙里看出一个世界
一朵野花里一个天堂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

永恒在刹那里收藏(布莱克:《天真的预言》)

玄奥智慧一旦体悟到了这一层,也就是达到了主体开悟的时刻,达到了有限的心灵融入无限的时刻。“生命与宇宙,时间与空间,人与神,构成了一个深切的同情交感。主体超越了对外物的贪婪和内心的自恋情结,而能自由自在地对万物生起广泛而深刻的共鸣与回响……‘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在万事万物中见到原创力,从而分享创世者的大智、大悲、大美……当人达到了这个无言的,深沉宁静的广阔境界,就能透过这万千微细的生动的感性经验,以一种清新的眼光,前所未有的凛冽心境重返尘世。”^[4](第 332 页)

主体是痛苦的,但体验创造便升起了无穷的欢悦;主体是拘于生死的,但感知创造把主体推向了永恒;主体是有限的,但参与创造把主体推进了无限之中。历史创造与艺术创造的全部动力都导源于主体摆脱痛苦、生死与有限的冲动。而主体,也确实在对创造的体认中获得了无限的欢悦、安宁与幸福。

[参 考 文 献]

- [1] [意大利]维柯·新科学[M].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2]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 瞿铁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 [3] [德]海德格尔·林中路[M].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 [4] 耿占春·隐喻[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何良昊)

Abstruse Wisdom & Poetic Feeling

SANG Da-peng

(Three-Gorge College, Yichang 443000, Hubei, China)

Biography: SANG Da-peng (1968-), male, Lecturer,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Three-Gorge College, majoring in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ies.

Abstract: The term abstruse wisdom comes from poetic wisdom which is the central conception in *New Science* by vico. The content of abstruse wisdom and its contact with poetic feeling are discussed. It is because the abstruse wisdom that human beings realize creative freedom of themselves.

Key words: poetic wisdom; abstruse wisdom; poetic feeling